

# 40年忠一事，“篮球疯子”让山区女孩“篮球”“大学”梦双圆

本报记者汪军

眼前这位苗族汉子皮肤黝黑，身体健硕，一身运动装扮，走起路来脚步轻快。只是当他与人交谈时，嘶哑的声音才让人感觉到他的疲惫。

从凌晨五点半到晚上九十点，从训练场、队员宿舍到他家，记者几乎一整天跟着他的脚步。不能分心，否则嘶哑的声音和飞快的语速，会让别人错过他精彩的“训词”。

他训练的女子篮球队，培养了40多名国家一级篮球运动员和100多名二级运动员，“每个队员好比一棵小树苗，是家的希望”。

他是“篮球疯子”，从1982年至2022年，从参加工作到退休返聘，40年坚守一支女子篮球队，在贵州雄踞冠军宝座多年，在全国最好成绩走到第四。

他教体育课，当班主任，培养的球员打篮球拿冠军，顺利考上大学，让少数民族山区女孩“篮球梦”“大学梦”双圆。

他就是贵州省铜仁民族中学退休教师、铜仁民族中学女子篮球队教练张进华。

## 提升女队

1982年，从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师范大学前身）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的张进华，进入铜仁第三中学（现为铜仁民族中学初中部）当老师，他是学校里唯一体育专业本科毕业的体育老师。

工作第一年，因为“天之骄子”的缘故，张进华被推选为体育教研组组长。不过，他和篮球是陌生的。

学校有一支男子篮球队，教练由体校毕业的一位体育老师担任。“他们男篮打球打得好看，所以就由体校毕业的老师当教练，我不是专业学篮球的，所以只能带女篮。”张进华回忆说。

女子篮球队创立之初，几乎是一盘散沙。如果有时间，七八个队员就凑在一起打打球。

张进华是靠田径“发家”的。他初中时在铜仁地区拿过400米、800米冠军，在同学间有个绰号叫“跑不死”。田径冠军的那股韧劲儿伴随他一生。教学之余，他一门心思钻进篮球这片新天地。

“没有男篮好看”，对张进华来说，这种声音是刺耳的。既然是“跑不死”，他就有足够的精力。时间在跑，张进华和球队也在跑。在曾担任

过女队队长的龙胜珍等老队员看来，“那些微不足道的变化，成为球队走向辉煌的基础”。

张进华自身的成长也是有力见证，1992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体育教师。由于球队训练有方、成绩出色，1993年组织上安排他到铜仁师专体育系任党总支书记。那时，他带领的女队已经拿下铜仁地区中学生“三好杯”冠军、贵州省中学生“三好杯”冠军的骄人战绩。

从1994年开始，张进华因为出色的工作业绩辗转多地，不过，他与篮球的缘分一直没断，离开学校的几年里，他始终没有停止对球队的训练。1999年，他回到起点，到铜仁三中任副校长。

本世纪初，张进华的女队从七八名队员扩充到将近20名队员，教练和队员争气，老师学生都说“女队打球比原来好看”了。

当时有一种风尚，学生篮球打得好，体校、卫校、农校、财校抢着招。毕业之后分配工作，单位更是当宝一样。考学校、进单位，张进华教出来的学生可谓“一溜水的顺”。就这样，大家都知道了铜仁三中那支女子篮球队。

## 破茧成蝶

随着战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很多学生慕名而来。张进华想让这支队伍更好更强，于是下决心从建制、训练、梯队、赛制、规划等各个方面加以完善。

大约从2010年起，张进华开始对女队管理进行规范。无论初中还是高中，住宿、吃饭、进出学校等实行集中管理。所有队员按照入学班级正常开展教学，训练时间主要安排在早上、晚上以及周末。

“既要把学习搞好，又要把篮球打好，脱一层皮哪里够啊！”这是张进华反复强调的，作为球员，不能松松垮垮，打就要打出名堂；作为学生，不能不务正业，学必须学到东西。

每天早上五点半，女队几间宿舍的门会被准时敲响。洗漱完毕，集队出发，直奔训练场。大约六点，准备活动开始，接着是持球、运球、传球、防守、跑位等基本功训练。一个半小时后早餐，之后各自回到原班教室上课。

这是一群年轻姑娘，年纪最小的才13岁。但别小看这群姑娘，她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国家二级篮球运动员及以上。为了激励自己变得更



▲张进华在学生篮球比赛中任裁判（5月18日摄）。本报记者杨文斌摄

好，球队还有一个血性十足的名字：铜仁女篮狼队。

“凭什么打赢别人，要像狼一样，要不然做梦都别想。”这是张进华对队员讲得最多的一句话。

队员们只有周日下午可以休息。为了挤出早上的训练时间，她们比其他同学起得早；晚上除了训练，还要拖着疲惫的身体写作业。姑娘们日常最渴望的事就是“睡个大觉”。

张进华心疼，但他不能手软。这些年来，不少学生都实现了“篮球梦”“大学梦”，成为国家一级运动员，找到理想工作。“只有吃尽苦中苦，才能破茧成蝶啊！”张进华说着，眼圈红了。

除了担任体育老师，张进华还当过高中班主任。根据平时观察，他发现篮球打得好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双差生”——学习差、表现差。从球队吸纳的学生来看，基本也合这个理。

他下决心从做人开始，慢慢调教这些“调皮匠”。球队训练室隔壁是女队食堂，一日三餐自己做，锅碗瓢盆自己洗，伙食费也由学生自己管理。

结果，女队输了几分。原来，这只是张进华的替补阵容，并且因为加练，要求她们“不能放开打”。如果首发阵容出场，在这片球场上，“她们想输都难”。现场一些热爱篮球运动的成年男子，经常来和女队切磋。他们很服“狼队”，“都是正儿八经和她们打，但很难打得赢”。

一个搞田径起家的体育老师，凭什么把女子篮球队培养得如此出色？张进华的答案是，热爱+刻苦+学习。为了解决“专业”的问题，张进华五湖四海到处跑，他深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个道理。

2011年，张进华带队在浙江海宁参加比赛，小组赛遭遇四川宜宾第三中学，输了30多分。这让他明白，在“冲出贵州、走向全国”的征程上，女队要走的路还有很远。赛事结束，他带着杨玲华、余迪、唐婷3名主力队员，去宜宾第三中学向篮球运动员出身的教练唐思碧“求取真经”。

2013年，当他们在一次邀请赛上再次相遇的时候，张进华球队的整体排名竟然超过了教练唐思碧的女队。对方开玩笑说，“现在在不敢再教你们了”。

重庆南开中学、上海向明中学等学校，女子篮球队在全国都是响当当的。张进华每次带上三五队员，“去接受全国重点女篮的暴揍，然后带着失落回到贵州，流完泪水再流汗水”。

从1982年到2021年，球队赢得冠军过百，奖牌上千，培养出40多名国家一级篮球运动员和100多名国家二级篮球运动员。这些生长在大山深处的姑娘，遇上“嘴上凶、心头软”的教练张进华，篮球和大学“两梦双圆”。

张进华不求报酬。退休后学校返聘他，每个月工资7000元，希望他继续培养女队。张进华一分没要，继续率领“狼队”出发。

10多年前，张进华的嗓子就犯了病，嘶哑、干咳，他说这是老师的职业病。“张老师声音越来越嘶哑，他一天太累了。”在一旁协助训练的高三队员陈思源，很心疼他。

张进华爱每一个队员，他想用体育精神改变她们的人生。

他有两个忧心的地方，一个在当前，学生住宿训练条件局促；另一个在未来，他的接力棒交给谁。他希望有人接棒并且能够跑好，但现在，那个人还没出现。

# 10年深山支教，这位南大毕业生“无编”“有梦”很快乐

本报记者谭元斌、乐文婉

7月的武陵山区，入夜，月光如水，万籁俱寂，吱吱虫鸣透窗而来。

这里是湖北省恩施州建始县高坪镇。一天的辛勤工作后，支教志愿者袁辉晚上十点仍独自待在高坪镇望坪初中的办公室，翻阅考卷、查阅书籍、准备课件。早上6点起床、晚上12点后休息，已成他“雷打不动”的生物钟。

2012年从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阳光帅气的袁辉坐上开往武陵山区的列车。让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在曾是深度贫困地区的深山里，他一待就是十年。

十年来，袁辉辗转于恩施多所学校，教授语文、历史、地理、心理健康、美术、音乐等科目。最忙碌时，一周要上30多节课。而志愿者的身份，意味着他并不能像普通教师一样每月领到工资，只是偶尔能收到些补助。

尽管如此，回望这段经历，袁辉说：“能够实现自己少年时代的梦想，能够通过自律地劳作获取精神自由，能够陪伴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并从中感受到存在的价值和生命的乐趣，我心满意足。”

## 西行寻梦，做“拐杖教师”的另一副“拐杖”

时针拨回2012年，24岁的袁辉站上了人生的岔路口。毕业前夕，他的导师写了封亲笔信，推荐他到南京一家杂志社工作。面试后，总编辑对他很满意。但回去的路上，袁辉犹豫了。“当支教老师，是我从高中开始的梦想。”

高中时，“感动中国”人物徐本禹的故事在袁辉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为改变山区孩子的命运，高分考取硕士研究生的徐本禹放弃在武汉升学的机会，到贵州山村支教。“而且，我也一直想有机会施展我的教育理念与理想。”他说。

一番考量后，袁辉决定听从内心的声音。他首先联系了几所四川的学校，但出于各种原因吃了闭门羹。“在火车上，我想到了恩师‘拐杖老师’谭定才的感人事迹，心想他那儿可能会要人，就想去碰碰运气。”

谭定才是巴东县清太坪镇姜家湾教学点的代课老师，坚守偏远山村20余年，为孩子们传授知识。2005年，谭定才不慎从屋顶摔落，导致下肢瘫痪。出院后，他选择拄着拐杖、回到教学点继续代课。

2012年9月8日，谭定才跟往常一样上课时，换乘了几趟车的袁辉，终于坐着三轮车找到了距离家乡徐州1000多公里的鄂西大山深处。推开教室门，面庞清瘦、拖着两个登山包的

从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他放弃工作，找到曾是深度贫困地区的深山里支教。让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待就是十年

他说：“乡村教育应该有自己的倔强与特质，应立足于泥土和草木。能够实现自己少年时代的梦想，能够通过自律地劳作获取精神自由，能够陪伴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并从中感受到存在的价值和生命的乐趣，我心满意足。”

►2022年4月8日，袁辉在课后时间，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始县高坪镇望坪希望小学陪学生玩耍。（受访者提供）

袁辉简要介绍自己后，表达了想留下来做支教志愿者的想法。

一个名牌大学生来山里教书？谭定才将信将疑。“我们这里条件艰苦，待遇不高。”他对袁辉说。

“我有工作，已经放弃。我不是为了钱，我更愿意做一份自己喜欢、体现自我价值的工作。”袁辉说。

谭定才给袁辉收拾出一间房，支起床铺，让他安下了“家”。就这样，带着一个睡袋、20多本书、几套衣服的袁辉开始了自己的支教生活，成了“拐杖教师”谭定才的另一副“拐杖”。

从24岁到34岁，袁辉把人生中的“黄金十年”献给了山区教育，献给了祖国的花朵。

## 立足泥土和草木的教育

彼时，巴东县是国家深度贫困县。巴野公路通车前，姜家湾教学点离巴东县城有3个多小时的车程。教学点没有自来水，袁辉就用盆收集屋顶上流下的雨水，后来他买了一个塑料水壶，去当地农户家提水，但一壶水只够一天饮用。山里湿度大，袁辉住的宿舍异常潮湿，身上长满了疹子……

但艰苦的条件并没有动摇他支教的决心。姜家湾教学点共有两个班、27个孩子。袁辉上午给一二年级学生教语文，下午给学前班孩子



教数学。

了解到孩子们大多为留守儿童，还有不少来自单亲家庭，袁辉便利用周末时间跋山涉水，逐一到每个孩子家中走访，详细了解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再根据孩子们的情况因材施教。

“乡村教育应该有自己的倔强与特质，应立足于泥土和草木。”秉持这样的理念，袁辉始终把帮助山里孩子们活得自信、学得快乐、健康成长作为努力的方向。

在他的课堂上，别致的设计、幽默的语言、活跃的气氛贯穿始终，孩子们学在其中、乐在其中。比如，讲贾岛的《剑客》，他会找来墨镜与玩具剑当道具，和学生们一起表演，看谁更有剑客风范，合乎诗中情境；他还会带着大家写打油诗、写镜像字、在石头上画画，并由孩子们投票选择优秀作品，在教室里陈列。

为了鼓励学生，袁辉还设计了不同比赛，评选出“歌神”“舞神”“爬树之王”“故事大王”。

“小棉花”学习成绩一般，但很会爬树。袁辉特意组织一场爬树比赛，“小棉花”不出所料以最快的速度爬上树梢，摘得桂冠，收获了袁辉定制的“爬树之王”小金人奖杯。从没得过奖的“小棉花”大受鼓舞，学习也变得更加积极了。

这样轻松活泼、不拘泥于形式的教学方式也曾遭受质疑，但十年来，袁辉的学生们从

中受益匪浅，不少孩子走出大山、进入一流大学求学。

学生卢玉娇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去年，她发起“千笔书信、冬日温情”活动，组织61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与袁辉目前所在的望坪中学的学生互通书信，交流心得。“感受到袁老师的爱，我也想为大家做点什么。”她说。

## 一束光簇拥另一束光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包括袁辉的大学同学在内，很多人都想不到，这场逐梦的支教会成为十年“长跑”，并且至今望不到终点，极有可能跑成人生的“马拉松”。

“是因为跟大山有了感情，也是因为一位特殊的学生。”袁辉这样说。

这位“特殊的学生”名叫青青，在姜家湾教学点，袁辉陪她走过了整个小学阶段。

一年级时，青青上学仅几天便因骨折请假，而后查出患有成骨不全症，俗称“瓷娃娃”。学校离家十几公里山路，青青又只能坐在轮椅上，不能下地行走，上学对她来说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

得知此事，袁辉开始了对青青一个人的“义务家教”。袁辉每周上门两三次，不收分文，还经常给青青带小礼物。为节省时间，他每次都抄小道走，即便这样，来回一趟也需要

不知觉中，皱纹爬上了袁辉的眼角，他的皮肤也因山里的风吹日晒变得粗糙。“好像精力没有以前那么旺盛了，但精神上我很快乐。我感觉自己回归到了生命的本质：有东西吃、有地方住、有事情做、内心很满意，我感觉真正地成了我自己。”

他也有不少机会离开大山，或者成为一名有正式编制的老师，但他都拒绝了。“我觉得我不需要任何身份，大部分时间，我就是陪伴孩子们，一起学习、一起玩、一起进步，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还打算坚持支教多久呢？”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问。

“支教对我而言，不是‘坚持’。支教就像呼吸一样，是我们需要呼吸，我们不能说自己坚持呼吸。”袁辉说。

## 真正成为我自己

“每一刻我都很快乐。”袁辉在朋友圈里写道。

独处时，他喜欢随手捡块木头或石头，静静地雕出印章或动物形状。十几平方米的宿舍里，他放满了哲学、历史、文学等各类书籍，光是哲学家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有十余种不同语言、不同译文的版本。这些都是他的精神食粮。

不知不觉中，皱纹爬上了袁辉的眼角，他的皮肤也因山里的风吹日晒变得粗糙。“好像精力没有以前那么旺盛了，但精神上我很快乐。我感觉自己回归到了生命的本质：有东西吃、有地方住、有事情做、内心很满意，我感觉真正地成了我自己。”

他也有不少机会离开大山，或者成为一名有正式编制的老师，但他都拒绝了。“我觉得我不需要任何身份，大部分时间，我就是陪伴孩子们，一起学习、一起玩、一起进步，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还打算坚持支教多久呢？”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问。

“支教对我而言，不是‘坚持’。支教就像呼吸一样，是我们需要呼吸，我们不能说自己坚持呼吸。”袁辉说。